

中国园林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逐渐形成独特的造园体系，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趣。苏州造园的历史始于春秋时期，兴盛于宋代。两宋以降，江南地区经济富庶，人文兴盛，苏州园林蔚为大观，不少名园保存至今，其中有九座古典园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苏州园林造园风格以隽雅清新、蕴藉含蓄为尚，千岩万壑，意境悠远，宛然如画，因而成为中国后期古典园林的典范，享有“江南园林甲天下，苏州园林甲江南”的美誉。

幽曲与方直相生

苏州园林的主人多为传统社会的文人，文化素养和欣赏格调颇为脱俗，善于营造诗情画意。走进苏州园林，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曲折多姿，不仅园中路径逶迤蜿蜒，山石和建筑也多以曲为美，清流碧潭，曲路、曲桥和曲廊，均极尽姿态，因此有人说苏州园林是一个“曲的世界”。但是这一说法并不准确，确切地说，苏州园林是一个“幽曲与方直相生的世界”。中国古人深谙“物一无文”“物相杂故曰文”的道理，并不固守一端。具体到园林艺术，也往往体现为幽曲与方直并举，相反而相成，正如我国古典园林研究专家陈从周在《说园》中所言：“园林中曲与直是相对的，要曲中寓直，灵活应用，曲直自如”，这也就是苏州园林的主要特征。

园中的方直之所，主要表现为厅堂建筑。在苏州园林里，除非是小园，中型和大型园林中都会建造厅堂。往往厅堂在园中最显眼的位置朝南而建，如明代造园家计成在《园冶》中所说：“园圃立基，定厅堂为主，先乎取景，妙在朝南”，然后才是营造具有山林意趣的山水景观。厅堂是方直对称的建筑，“堂”和“殿”二字原本同源，《说文》中的解释：“堂，殿也”，汉代以后才因等级分为两类。以著名的拙政园为例，这是一座造于明朝正德年间的江南名园，园



□ 张建平

隽雅幽深的苏州古典园林

至今保存尚好，其住宅建筑方直对称、风格稳重朴素，园林景观则疏朗清新、秀雅迢迢，造园者通过别具匠心的经营，使两部分顾盼得宜、浑然天成，堪称苏州古典园林之妙笔佳作。

布局与立意相应

营造园林如同作文，贵在立意当先，诚如陈从周《说园》所说，“造园之学，主其事者须自出己见，以坚定之立意，出宛转之构思”。陈从周所谓之“立意”，则指全园之主题。

苏州古典园林基本都是主题园，讲求整体立意构思，一园之主题往往在园名上加以集中体现。比如著名的拙政园，最初园主为明代王献臣，园名取自西晋潘岳《闲居赋》“筑室种树，逍遥自得……灌园鬻蔬，以供朝夕之膳……此亦拙者之为政也”之意，表达赋闲隐居之志。再如怡园，它是晚清浙江宁绍道台顾文彬所建，园名取自《论语·子路篇》“兄弟怡怡”之意，讲兄弟和睦相处。苏州面积最小的园林是清代的残粒园，占地仅140平方米，布置精巧紧凑，园名取自杜甫《秋兴八首》诗句“香稻啄余鸂鶒粒”，极为贴切。

园林的空间布局、景观营造，不仅在园名上有所体现，也与苏州园林的立意构思紧密相关。以耦园为例，可见园林空间布局与立意是密切相呼应的。耦园在苏州园林中别具一格，它最初的园主是清末要员兼学者沈秉成和他的妻子严永华。双人并排称作“耦”，与“偶”相通。取名耦园，兼有两层含义，既彰显园主伉俪双隐的志向，也体现出一宅两园之空间格局特色。具体分析，耦园的空间格局符合“耦”（偶）这一既定主题立意。先看空间，耦园在苏州城中位置绝佳，三面环水，宅园略呈矩形，中部是住宅区，左右各有一座花园，它们与住宅之间以重楼和曲廊相通，这种格局被称为“一体两翼”。耦园的东花园颇大，以黄石假山和受月池为中心，风格疏朗，颇似山林；西花园较小，以湖石假山为主。两园尽管各具特色，但造园者充分考虑到彼此呼应，力求“景必有对”。譬如东园有池，而西园不具备蓄池条件，于是在西园藏书楼前开一口井，以“东池西井”实现景观对偶。在立意营造方面，主要借由匾额楹联切入主题。如耦园的主厅堂名载酒堂，出自南宋戴复古《初夏游张园》诗中“东园载酒

西园醉”一句，暗示耦园包含东、西两座花园。再如东花园有一隶书对联：“耦园住佳耦，城曲筑诗城”，上方横额为“枕波双隐”四字，正符合“耦”字的含义，表明夫妻相偕归隐林泉这一园林主题。耦园这一实例充分说明，苏州园林的空间格局要与本园立意相一致，唯此才能形神兼备、宛如诗画、意境顿生。

造境与造景相融

苏州园林的高妙之处，不仅在于因地制宜、巧夺天工，将景观营造得赏心悦目、耐人寻味，更在于通过对建筑和自然景观进行升华，赋予其文化内涵，创造出一个意义世界，并体现出园主人的人生观和审美情怀。由营造景观进而上升到营造意境，后者才是古典园林艺术的深层生命之所在，这样方能由浅而转深，令人触景生情，乃至谏雪精神、安顿身心。

为了赋予园林景物以生命，“题名点景”尤为重要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，讲大观园内工程告竣，需要题写匾额对联，贾政说：“偌大景致，若干亭榭，无字标题，也觉寥落无趣，任有花柳山水，

也断不能生色”，所言极是。苏州园林中绝大多数景观都有题名，包括悬挂于室内的“匾”，铭刻在室外砖石上的“额”、立柱上或门旁的“楹联”，以及偶尔出现在置石上的铭文等。题名的内容往往出自古诗词或文章，若能读懂这些楹联匾额，今人便能跨越时空，走进原初园林主人的内心世界，可谓与古为徒、会心不远。

就以沧浪亭为例，它是苏州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园林，最初的园主人是北宋文学家苏舜钦。进入沧浪亭后向东转，有座建筑名叫水面轩，出自园主苏舜钦的诗句“高轩面曲水，修竹慰愁颜”。继续循廊东行，有座临水而筑的小亭，名叫观鱼处，亭内有一对联，为清代宋荤所书：“共知心似水，安见我非鱼”，出自《庄子·秋水》中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讨论游鱼之乐的名著典故。苏州园林往往有较大的水池，但沧浪亭是个特例，它依傍葑溪而建，溪水绕于园外一侧，园内则很少水景，只有一小泓池水。池边立一石，镌刻着晚清学者俞樾的篆书“流玉”二字。“流玉”出自唐人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·委曲》中“香霭流玉，悠悠花香”一句，将这一小池碧水喻为玉，简洁生动，堪称点睛之笔。再如沧浪亭有座“之”字形书斋，名翠玲馆，主室的匾上篆书“翠玲珑”三字，取自苏舜钦《沧浪亭怀贯之》诗句“秋色入林红黯淡，日光穿竹翠玲珑”之意。匾下楹联“风簟类长笛，流水当鸣琴”，取自唐代女诗人上官昭容的诗句，亦在状景咏竹。翠玲馆前后种植修竹，楹联匾额突出了“竹”这一主题，更营造出极佳的审美意境，余味不尽，令人流连。



救灾能吏陈幼学

□ 邓田田



灌溉保障的良田800余顷，核实黄河退水滩地130余顷，他按出力的多寡等次，把开垦出来的良田免费分与清淤开荒的贫民。有恒产者有恒心，陈幼学急民之所急，民虽劳而心悅。

此外，陈幼学还亲率吏属翻山越岭，给百姓采办来纺车800余辆，品种优良的耕牛500余头，免费分给百姓使用。确山民风闭塞，不知生产之道。为此，陈幼学专门带来熟练能手传授技术。他还亲率民众种植桑榆38000多棵，既优化了水土，又保证了纺织原材料的供应。为节约公费，他逐项裁定接待项目，把一些浪费民财的奢侈开销一律禁绝，一年能省下600多两银子。确山有些年老贫民缴不起赋税，陈幼学就正好用这笔钱来代缴。还有不少余钱，陈幼学“置屋千二百余间，分处贫民”。陈幼学在确山只干了短短几年，确山大治，百姓丰衣足食，备荒备灾的常平仓里的积粟竟达到了12000多石，远远超过了一般富裕县的储备情况。

陈幼学为人刚正不阿。一次，路王府的亲随经过确山。此时正值确山大旱，为与民同苦，陈幼学率全体官吏斋饭蔬食已有月余。王府豪奴一向排场很大，到了确山，不见花天酒地，只有粗茶淡饭，当场就撒泼发横，捆打县役，大闹县衙。陈幼学毫不手软，将豪奴逮捕入狱。王府托人送来口信，以王府权势逼迫陈幼学放人，陈幼学直面而答：“我本愚鲁之人，但知上有皇恩，下有法令。您不必多说了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”依律重处豪

奴，满县官吏先是大惊，而后大服。始知青天在此，从此人心愈齐而确山大治。

二治中牟

陈幼学执法严明，无偏无袒。布政使刘浑成之弟助妾杀妻，太仆卿陈耀文家人横行不法，他都依律下狱严办。上级汝宁知府丘度害怕陈幼学招祸，言于抚台，将他调为中牟知县。

中牟多蝗，一入秋季，漫山遍野的蝗虫遮天蔽日，粮食颗粒无收，百姓深受其苦。陈幼学一来就先拆毁供奉蝗虫的“蝗庙”，之后他经过一番观察，发现蝗虫喜光，于是采用“火攻”的方法，带领百姓趁夜点起篝火，引诱蝗虫集聚，以便扑杀，杀灭的蝗虫多达1300余石。为了根治蝗灾，陈幼学又在冬天把蝗虫滋生地挖开深翻，堆火焚烧，把还来不及蜕化的幼虫烧死，从此铲除了危害中牟千年的蝗虫祸根。

陈幼学在确山、中牟任职期间，能迅速改变当地面貌，让百姓过上吃饱饭的日子，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。他既无钱财孝敬上司，又忙于政务不去各司走动。因此负责考课政绩的掌道御史不但不把他评为上等，反而准备把他列为最末，踢出官场。掌道御史之子偶然看到了考评材料，见陈幼学竟被列列为末等，脱口而出道：“儿从中牟来，人人都说中牟县的治理天下无双，今天竟要黜落他，父亲难道全不顾天理良心吗？”掌道御史愧悔，于是把陈幼学的政绩如实汇报，陈由此被升为刑部主事。《浙江通志》评价他“幼学疾恶严，而于细民务安全之”。在刑部期间，陈幼学严查冤狱，共释放无辜入狱及微故重处的平民300多人，对豪强巨富则不留情面、不收分文贿赂。不久，陈幼学被外放为湖州知府。

三治湖州

确山、中牟的艰苦磨炼，让陈幼学在复杂环境中中学到一身本领、立得一身正气。初来湖州，恰逢湖州大涝，暴雨不停下了一月，禾苗

全部淹死在田里。陈幼学对处理救灾事项已是非常老练了，他立刻率人疏浚排水，加固河堤，集米救民，千头万绪的突发状况，无一不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。单这一次湖州灾情，就救活了饥民34万余人。

不同于确山和中牟，湖州富庶繁华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。正因如此，不少豪强盘踞于此，他们横行乡里，欺男霸女，奢靡挥霍，贿赂官吏，社会风气极其败坏。当地恶霸以地方子弟施敏为首，杨升为其爪牙，还有大小帮凶数十人，在湖州奸淫拐盗，无恶不作。百姓日夜咬牙切齿，怨愤滔天。陈幼学决心为民除害，他首先逮捕了施敏。此举惊动了很多官员，还在待审期间，上上下下打招呼的纸条像雪片般地飞来。施敏“赂贵人嘱托巡抚取亲鞫”，让人重金买通权贵，让巡抚命令陈幼学将施敏上交，由巡抚亲自审讯，其实就是要为施敏开脱罪责。陈幼学历经刑部，岂能不知其中关节？他以案发所属地方不同的说辞顶住压力，坚决不交出案犯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审案过程，依律将施敏处死。施敏的供词中招出原尚书潘季驯之子潘廷圭，陈幼学报请巡按御史核准，也将潘廷圭抓捕治罪。就这样，陈幼学把湖州城里为非作歹的豪强抓了一大批，老百姓个个拍手称快，“民谣曰：‘公来如炮，施敏埋窖；公去如雷，杨升飞灰。’”

清人著的《东林列传》中说陈幼学“幼学家故贫，成进士又迟暮。故其为人朴诚，视吏事如家事”，简言概述了陈幼学的经历和人品，倒也恰如其分。陈幼学以知命之年入仕，饱经磨难，但他始终重民爱民、清廉为政，作出了一番让百姓称道的大贡献。



□ 张永祚

“小桥流水桃源家，粉墙黛瓦马头墙”，这是对徽派建筑生动而形象的描述，诸如这类的还有“青砖小瓦马头墙，回廊挂落花格窗”等，这些诗句不仅画出了徽派建筑的外貌与神情，更描绘出了世事纷扰里的闲趣与淡雅。雕梁花窗，飞檐出翘，回廊挂落，精美雕刻，流檐翘角，蔚为壮观。

江西的婺源，安徽的歙县、黟县、绩溪等，均为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辖制，现存的明清民居基本都是这种一脉相承的徽派风格。不管是当年的大户人家，还是小户民宅乃至祠堂、亭阁等，一眼望去，都翩跹在黑白之间。齐刷刷的粉墙黛瓦，黑白对比、泾渭分明，有阳春白雪之高雅，也有下里巴人之恬淡。

徽州自古就是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半分道路和庄园”“无可耕之田，不贾何待”。面对地狭人稠的困境，他们毅然决然地走出大山，闯荡天下，行商天涯，这就有了“天下之民，寄命于农，徽民寄命于商”“十户人家九为商”的说法。南宋经济重心居于江南，徽商们抓住家乡的丰富物产和便捷的水路交通，着力经营盐、典当、茶叶、木材四大行业，越做越大。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，原因固有多面，但最基本的奥秘还在于立身处世的做人准则。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一旦凝成，就势不可挡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哪怕在粉墙黛瓦之间：“黛”色又称青色，与白色连在一起，取“青白”的谐音为“清白”。他们正是靠着做人的清白为白，是非分明，锁定了自己坚实的脚步。

徽商们发财致富了以后，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和出处，都纷纷反哺自己的家乡、家族和家庭，因此聚族而居的徽派建筑便接踵而至，腾空而起。他们非常注重总体布局与周围环境的互相协调，山形地胜，水域植被，或铺展于波光潋滟的流水之滨，或蛰伏于云遮雾罩的深山一隅，依山跨水，枕山傍水，置人天地间，天人终合一。事实上，他们在强调居住环境静谧雅致如诗如画的同时，并没有忽略房屋建筑自身的质量，他们深知居于山水之间，坚固耐用尤其

重要。在烧制红瓦的过程中，他们特地加上一道窖水的工序，这等于给红瓦注入了钢筋铁骨，因此变成了青瓦，这才会有“黛瓦”的出现；同样，因为江南水乡湿气比较重，他们就地取材在外墙壁上刷上一层白色的石灰，这才会有“粉墙”的诞生。这样，在包砖的外立面墙上，又增加了一个防护层，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霜雨雪，都可以保护墙壁本身的牢固性。

“他乡明月是故乡”，随着徽商在江南的发展，他们也把徽州文化逐渐带入了许多江南的版图。在乡愁的月光照耀下，那种具体而抽象的粉墙黛瓦渐渐沉淀，愈发浓烈、愈发厚重，好像一阵春雨沙沙落下，在许多地方都悄无声息地疯长了起来。许多粉墙黛瓦错落有致地簇拥在小桥流水之畔，溪流纵横，林壑幽美，树木繁茂，绿意葱茏。它们所焕发出来的天然感觉，与环境的色彩相得益彰，并不违和，甚至是天作之合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阴阳”是万事万物所蕴含的两种基本力量。《老子》所谓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、《易传》所谓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天有日月，人有男女，道有阴阳，两两对应，相反相成。一黑一白就是一阴一阳，大道至简，大道自然，粉墙黛瓦经年历久，长盛不衰，所要表达和实践的正是这种顺应自然和回归自然的中国哲学理念。同样，在古人的眼中，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构成，也就是五行，五行配五方，五方配五色：木配青居东，火配红居南，金配白居西，水配黑居北，土配黄居中。黄色居中，代表着高贵的颜色，而黑和白是处于两边的普通色彩，虽属于平民颜色，却特别接地气，满布烟火气，充满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，这也正是江南民居久用不弃的真实原因之所在。

当我们徘徊在波澜不惊的小巷小弄之中，切身体会着那些饱经沧桑的粉墙黛瓦时，不知为什么，突然之间就变得心潮澎湃、情难自已。好像我们渐渐地读懂了这背后蕴含着的习俗，读懂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东方智慧。